

土耳其的通胀到底怎么回事

一个国家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动降息抗通胀

金子

费曼式写法 · 由多个 AI 代理撰写与互相审校

导读

一个国家如何在众目睽睽之下主动降息抗通胀

先别翻经济史，先想想一杯红茶。

伊斯坦布尔的街角茶摊上，郁金香形的小玻璃杯，两块方糖，一个芝麻圈烧饼。这套早餐在 2010 年大概花你两个里拉，今天花你三四十。摊主的粉笔牌子擦了又写，写了又擦，数字一年比一年大。全世界都觉得这不正常——除了数字本身，它们涨得理直气壮。

这本书讲的就是这个数字为什么涨。土耳其在 2022 年把通胀干到了 85%，而同一时间，它的央行在总统的要求下一路降息——理由是「利率才是万恶之源」。全世界央行遇到通胀都踩刹车，土耳其当着所有人的面踩油门，踩了两年。

这是一个几乎像实验室设计出来的故事。因为这个国家二十年前刚刚用正统药方把五十年的老通胀治成个位数，亲手证明过刹车怎么用；然后亲手拆掉刹车，翻给大家看；翻完再掉头重装。一正一反一回头，变量干净得让经济学家又心疼又兴奋。

我们会从茶摊一路走进央行大楼、外汇市场、菜市场和金店，把整台机器拆开：钱为什么会变薄，印钞机的钥匙为什么这么要命，「降息抗通胀」错在哪一步，汇率的下跌怎么顺着能源、美元债、进口原料三根血管注射进物价，以及为什么通胀一旦扎根，连「管住价格」这个动作都会变形。最后把它放进魏玛、津巴布韦、阿根廷的相册里，看同一个配方如何反复出现。

不需要任何经济学基础。书里出现的每个名词都会当场用大白话讲清楚——因为我始终觉得，一个通胀 85% 的国家里最懂经济的人，是那些领到工资当天就冲进金店的大妈。我们要做的，只是把她凭本能知道的事，讲成道理。

第一章 · 一杯红茶的价格

伊斯坦布尔的清晨是从一杯红茶开始的。郁金香形的小玻璃杯，两三块方糖，配一个芝麻圈面包 simit——街头最常见的小吃，可以理解成土耳其版的烧饼。这套早餐在任何街角茶摊都能买到，便宜到几乎不算钱。

「几乎不算钱」要加个时间状语。2010 年前后，一个 simit 卖 1 里拉。到 2023 年，它卖 10 里拉，2024 年很多摊主已经收 15 到 20 里拉。也就是说，十几年里这只烧饼**涨了十几倍**。茶摊老板没有变贪心，面粉、糖、炭、房租都在涨，他只是把牌子上的数字用粉笔擦掉，写上一个新的。

这还不是故事的全部。2022 年 10 月，土耳其官方公布的通胀率——就是「物价总体比去年同期贵了百分之几」这个数字——达到 **85.5%**。民间独立统计机构 ENAG 用同一套算法算出来的数字是 176%，超过官方的一倍。谁对谁错可以争论，但哪怕是保守的官方数字也意味着：你去年存的 100 块钱，到今年只买得动 54 块钱的东西。

大白话

大白话：通胀率 85% 不是说「东西贵了 85% 就完了」，而是说这个速度**一直在持续**。物价每 10 个月翻一倍，你的工资、存款、房租合同全都跟着它赛跑，而且大多数人跑不赢。

涨价的不是某个东西，是所有东西

单个商品涨价不稀奇，缺货、炒作、季节都会让价格乱跳。土耳其发生的事情性质不同：**涨的是价格标签本身**。面包涨，房租涨，公交涨，理发的价钱涨，连政府管的地铁票价和大学食堂都要涨。市场上甚至有段子：超市价签换得勤，印刷价签的打印机成了最忙的机器。

租房市场最能看出疯狂的形状。2022 年前后，伊斯坦布尔的平均房租一年涨了一倍以上，房东要求新签的合同按翻倍价重谈，不愿加钱的房客被请走。政府只好出手规定「房租一年最多涨 25%」——但一个通胀 85% 的国家，房东只肯涨 25% 等于资产缩水，于是大量房东宁可把房子空着、赶人、打官司，黑市价和官方价彻底脱节。一条本意保护房客的法规，

制造出了租房市场的短缺与对抗。这个细节很重要，第七章以后我们会反复看到它：**通胀失控时，连「管住价格」这个动作本身都会变形。**

一个反直觉的问题

通胀失控的国家不止土耳其一个，委内瑞拉、阿根廷、津巴布韦都出过更大的数字。土耳其真正让全世界经济学家瞪大眼睛的，是它的**应对方式**。

教科书对付通胀有一招标准动作：央行加息——把钱变贵，让借钱消费和扩张的人冷静下来，需求降温，物价就稳了。全世界都这么干，土耳其在 2001 年大危机之后也这么干过，而且干成过（这是第四章的故事）。

但从 2021 年开始，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开宣称：**利率才是万恶之源，要压住通胀，就得降息**。通胀 80% 的时候，央行在他的要求下把利率从 19% 一路降到 8.5%。央行行长不同意就换人——四年换了五任。汇率应声暴跌，物价应声起飞。

一个国家，在物价一年翻倍的时候，主动把刹车踏板当油门踩，而且踩了整整两年。这不是阴谋论，是公开的政策宣言，有讲话、有利率公告、有一整套自称「新经济模型」的理论包装。

这就是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土耳其的通胀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从哪来，为什么停不下来，以及那个「降息抗通胀」的实验，到底错在哪一步。**

要回答它，我们得先退一步，把「钱为什么会变薄」这件看似人尽皆知的事，真正讲清楚。

第二章 · 钱为什么会变薄

上一章结尾我们留了一个问题：钱为什么会变薄？很多人说「印钞印多了呗」。这话方向对，但太粗——粗到没法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印了天量的钱通胀却很低（日本、2008 年后的美国），为什么土耳其一降息钱就变薄。这一章我们把这台机器拆开看。

钱的第一性原理：一张欠条 + 一个信任

忘掉纸币是纸。钱的本质是：**全社会共同维护的一张欠条网络**。你干活拿到 100 里拉，等于全社会欠你 100 里拉的东西；你花出去，就是把这张欠条转给别人。这张欠条值多少东西，不写在纸上，而是由「市场上总共流通多少欠条、对应多少东西」决定。

这就是货币数量论的核心直觉：如果一个村子里有 100 个面包和 1000 块钱在转，一个面包大概 10 块；钱一夜之间变成 2000 块而面包还是 100 个，面包就会变成 20 块。**钱本身没变多值钱，是每单位钱变薄了。**

大白话

大白话：通胀的本质不是「东西变贵了」，而是「钱变薄了」。东西还是那些东西，是你手里那张欠条的购买力被稀释了——就像一杯果汁兑了一杯水。

但这里有个关键的活扣，是很多人（包括不少政策制定者）忽略掉的：钱变薄的速度，不只取决于印了多少，还取决于**大家多想甩掉它**。如果所有人都相信钱下个月会更不值钱，拿到钱就立刻花掉、换成美元或黄金，那同样数量的钱会在市场里转得更快，追着同样的商品跑——这在经济学里叫货币流通速度上升。效果是：没多印一张钞票，物价也照涨不误。

所以完整的公式是：**物价 $\approx$ 钱的数量 $\times$ 钱的流转速度 $\div$ 商品的产出**。印钞机只管第一项，而第二项——人们信不信这个钱——才是真正的放大器。这就是为什么通胀在根子上是一个信任问题，而不是一个印刷问题。记住这一点，后面每一章都会用到。

印钞机为什么会被打开

没有哪个政府印钱是为了好玩。打开印钞机的动机几乎永远是同一个：**花的比收的多**。

政府的开销——公务员工资、军队、基建、补贴——要靠税收来付。收税很慢、很不得人心；借钱要付利息；而印钱（现代版本是央行在账本上敲几个数字、买下政府债券）又快又无痛，当期还看不到代价。于是财政缺钱的国家几乎都会走向同一个选择：让央行买单。这个动作有个专门的名字，叫财政货币化——说人话就是「政府花的钱，最后由印钞机来付」。

印出来的钱流进市场，欠条变多了，东西没变多，每个欠条变薄。你的工资、存款、养老金都是欠条，一起变薄。**这就是为什么通胀被称为「不经过议会的税」**——政府没有投票加你的税，但它用稀释的方式，把你手里购买力的一部分拿走了。拿走的那部分，经济学家叫它铸币税。

大白话

大白话：通胀是一种隐形税。政府多花了一笔钱，没有向你收税，但你钱包里的钱自动缩水了，缩掉的那块就是税款。区别在于：真正的税单你看得见、可以抗议，通胀税藏在物价里，痛感来得慢、却人人逃不掉。

利率是怎么当刹车的

那加息为什么能压通胀？链条是这样的：央行提高基准利率（可以理解为「整个经济体钱的价格的批发价」），商业银行的存贷款利率跟着涨。借钱开厂、贷款买房、刷信用卡消费都变贵了，于是需求降温；同时存钱利息变高，人们愿意把钱放回银行而不是抢着花掉——流通速度也降了。商品还是那些商品，但追它们的钱变少、变慢了，涨价就涨不动了。

反过来，**降息 = 松刹车**：借钱变便宜，大家多借多花，钱多、转得快，物价往上蹿。在通胀 8% 的经济里松刹车，物价往上走一点；在通胀 80% 的经济里松刹车，就是第一章你看到的那场事故。

这套刹车机制全世界央行都在用，简单到近乎无聊。而这恰恰是土耳其故事魔幻的地方——它的领导人公开宣称这套物理是错的，**刹车才是油门**。在判断他错在哪之前，我们先看看土耳其这台发动机是怎么一步步烧红的。这要回到上世纪七十年代。

第三章 · 慢性病的病历

土耳其的通胀不是 2021 年才得的急症，它是一种伴随了这个国家半个世纪的**慢性病**，2021 年只是一次严重的急性发作。看病历，才知道病根在哪。

病历第一页：七十年代的火种

1970 年代的土耳其走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路线——大白话就是「什么都自己造，用高关税把外国货挡在门外」。这套打法当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流行，但它有个先天性缺陷：自己造的效率高、成本低，而政府为了养活这批低效的工业，只能靠财政撒钱补贴。钱从哪来？回到第二章的链条：财政赤字 → 央行印钞买单 → 欠条变多 → 钱变薄。

1973 和 1979 年两次石油危机又往里浇了油：土耳其几乎不产油，油价暴涨意味着国库大出血。到 1970 年代末，土耳其通胀率已经在 30% 到 90% 之间打滚，还伴随着外汇短缺——商店里连咖啡、肥皂都要排队凭票。

病历第二页：九十年代，「弱政府」的代价

1980 年代厄扎尔（Özal）政府搞了市场开放，经济活了不少，但通胀这个病没人去治根。整个 1990 年代，土耳其的年通胀率几乎一直在 **60% 到 100%** 之间徘徊。1994 年一次货币危机，通胀直接冲破 100%。

为什么治不了？看看当时的政治结构就明白了：九十年代土耳其换了十几届政府，大多是脆弱的联合政府，寿命按「月」算。这种政府有一个共同的行为模式——**不敢收税、不敢裁员、不敢关亏损国企，只敢花钱买票**。每一届政府的理性选择都是：趁自己在台上，多撒钱讨好选民，把账单留给下一任。而央行不独立，财政部缺钱，央行就得印。

大白话

大白话：慢性高通胀的配方是「短期的政治 × 长期的账单」。每届政府都活不过两年，没有任何一任愿意为「十年后物价稳定」这种远期收益付当期代价。印钞机成了唯一的止痛药，剂量越用越大。

通胀到了这个量级，社会会自发进化出一整套生存技巧：工资按月重谈、商店一天改两次价、合同里写满与美元或通胀挂钩的条款、人们领到工资当天就去买美元。**全民都在跟自己的货币赛跑**。这些技巧有个重要的副作用——它们让通胀「扎根」了：每个人都预期明天会涨，于是今天就先涨，预期自我实现。这个机制我们第九章细讲，它是理解「为什么通胀一旦起来就很难压」的钥匙。

病历第三页：2001，总爆发

2001 年 2 月，引线烧到了头。土耳其银行系统早已烂账成堆，政府又绑着一套注定要破的盯住汇率制（官方强行规定里拉兑美元的汇率，靠央行不断抛售外汇储备来撑）。一场政治冲突——总统和总理在国安会上公开翻脸——引爆了信心崩盘：外资连夜出逃，央行一天之内抛掉几十亿美元外储也撑不住汇率，2 月 22 日政府宣布放弃盯市，**里拉一天暴跌超过 30%**，几个月内对美元贬了一半。进口货全线涨价，2001 年通胀冲到 68%，第二年年初中一度超过 73%。

紧接着是教科书式的连环爆：上百家企业倒闭，数十万失业，二十多家银行被收归国有，全民储蓄严重缩水。2001 年危机在土耳其的集体记忆里，地位大约相当于 2008 年之于美国——一代人心里「经济灾难」的代名词。

国家走投无路，只能请外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带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救助方案之一进场，前后承诺的贷款超过 300 亿美元。随钱一起来的，是一份严格的「医嘱」：财政紧缩、清理银行系统、重组央行。

而这份医嘱里最关键的一味药，改变了一副老药方五十年没治好的病——**让央行独立，把印钞机的钥匙从政客手里拿走**。它到底有多关键？2001 年之后的十年，就是它的临床实验结果。

第四章 · 奇迹的十年

2001 年的废墟上，土耳其上演了一出当时被称作「奇迹」的戏：十年之内，通胀从 70% 跌到个位数，人均 GDP 翻了近三倍，外资潮水般涌入。看懂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才能看懂它后来是怎么被亲手拆掉的。

药方：三味药，最难的是第三味

IMF 的方案由经济部长凯末尔·德尔维什（Kemal Derviş）执行，核心是三条：

第一味：财政纪律。政府被要求实现「基本财政盈余」——不算利息支出，收入必须大于支出。翻译成大白话：先把「花超了让央行买单」这个习惯戒了。这直接切断了第二章说的印钞链条的第一环。

第二味：清理银行系统。烂银行该关的关、该注资的注资，堵住「银行窟窿最后全民买单」的黑洞。

第三味：央行独立。2001 年 4 月，土耳其修改央行法，明确央行行长任期固定、政府不能随便撤换，央行的唯一法定目标是价格稳定——大白话就是「你别的都不用管，就管物价别涨」。同时央行转向通胀目标制：每年公开宣布一个通胀目标（比如 5%），利率政策只对着这个目标调。

大白话

大白话：央行独立的意思是一——印钞机的钥匙换了保管人。以前财政部长一句话，央行就得印；现在行长的 KPI 只有物价，总统想让钱变便宜，行长可以说「不行」。这个「不行」值多少钱？后面你会看到，它值半个土耳其经济。

为什么这次灵了：可信度的雪球

政策本身不新鲜，拉丁美洲吃过无数遍同样的药方，失败的居多。土耳其这次灵，关键在于**可信度开始滚雪球**。

机制是这样的：市场一开始不信——一个通胀了五十年的国家说「这次我们认真了」，凭什么信？但第一年财政真的盈余了，央行真的没给财政买单，通胀一年一个台阶地退：2002 年 45%，2003 年 18%，2004 年第一次回到个位数。于是人们更新预期：合同里挂钩通胀的条款开始放松，工资谈判的加价幅度开始缩小，存款人不再领到工资就换美元。**预期一变，第二章说的「流转速度」就慢了下来**，钱不再被抢着花掉，通胀自己就更好压了。通胀更低 → 预期更稳 → 通胀更好压——正循环转起来了。

2002 年底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AKP）上台。这里有个常被忽略的事实：**埃尔多安最初是这套正统政策最积极的捍卫者**。他严格执行财政纪律，2008 年 IMF 备用信贷到期后果断不再续签，2013 年还清了最后一笔贷款，并宣布「再也不借了」。他还给这套紧缩找到了政治包装：物价稳了、经济长了、贫困人口的收入实打实提高了——AKP 的选票根基就是这么打下来的。

删掉六个零的那一天

2004 年，土耳其通胀降到个位数（约 9%），是三十年来第一次。2005 年 1 月 1 日，土耳其干了件仪式感拉满的事：货币改值——发行新里拉，**1 新里拉 = 100 万旧里拉**，把所有钞票上的六个零一次性删掉。

改值本身不改变任何东西的相对价格——删掉六个零，烧饼不会变便宜。但它的心理学意义巨大：旧钞票上动辄「两千万一张」的面额是慢性通胀的耻辱刺青，删掉它等于向全民宣布「那个年代结束了」。当天的新闻里，老人们拿着只有一位数面额的新钞票对着镜头笑。

2005 年底通胀降到 7.7%，土耳其甚至开启了加入欧盟的谈判。

如果故事停在这里，这就是一个完美的教科书案例：制度对了，五十年的病十年治好。

但故事没有停。雪球可以正向滚，也可以反向滚——而反向滚的起点，恰恰是那个当年靠正统政策攒够了政治资本的人。下一章我们要回答：把印钞机钥匙交出去的那个人，为什么后来又想拿回来。

第五章 · 谁管着印钞机

上一章我们留下一个悬念：央行独立救了土耳其，可交出钥匙的人，为什么又想把钥匙拿回来？这一章讲透两件事：央行独立到底在防什么，以及政治为什么迟早会伸手。

央行独立防的不是坏人，是「合理的短期」

先纠正一个常见误解：央行独立不是为了反腐败、防坏人。它防的是一个经济学里被严格证明过的困境，叫时间不一致性——大白话是：**「对长期最好的事」和「对眼前最好的事」经常相反，而掌权的人总是按眼前的时钟活着。**

打个比方。你知道明天要体检，今晚最好不吃饭；但今晚面前摆着一桌好菜，而体检还「远在明天」。一个由「今晚的食欲」来决策的系统，体检永远过不了。货币政策里的「一桌好菜」就是低利率：降息，信贷立刻松动，企业立刻扩张，选民立刻觉得日子好过——甜头全部当期兑现；而代价（通胀）要滞后一两年才到货。政客的任期、选举周期，就是「今晚」。

所以央行独立的设计思想，跟把工资卡交给老婆的戒酒者一模一样：**在你清醒的时候，把决策权锁给一个不受酒瘾影响的机构。**行长任期固定、不被随意撤换，就是为了让它可以盯着「体检报告」而不是「今晚的食欲」。第四章的雪球——预期信任建立——全靠这个承诺是真的。市场信的不是某个行长的品德，而是「这个人明天被撤掉的概率很低」。

政治的胃口：为什么土耳其政客尤其爱低利率

土耳其的增长模式有一个结构性的偏心：**建筑业是经济的发动机之一。**盖楼拉动钢铁、水泥、家电、就业，还能在选前快速制造出「肉眼可见的繁荣」。而建筑业是所有行业里对利率最敏感的——房贷利率高一个点，销量立刻变脸。低利率对埃尔多安的政治机器来说，不是经济偏好，是燃料。

再加上一层心理账：2001 年危机后，埃尔多安是靠「物价稳、钱包鼓」攒下政治资本的（第四章）。他很自然地总结出一套经验：**经济增长 = 选票，利率 = 增长的敌人。**当 2013

年以后经济增长放缓、抗议（盖齐公园事件）和腐败调查动摇了他的基本盘时，他对央行的耐心开始耗尽。从那时起，「降息」从一个政策选项，变成了他的个人信条。

钥匙是怎么被拿回去的

拿回钥匙不是一次抢，是分步拆锁：

- **舆论先行**：从 2014 年起，埃尔多安反复公开点名央行，把高利率归咎于一个虚构的「利率游说集团（faiz lobisi）」——大意是「一帮靠高利息吸国家血的神秘势力」。把技术问题改写成敌我问题，撤换技术官僚就有了民意外衣。
- **制度改造**：2017 年修宪、2018 年改行总统制后，总统获得了直接任命央行行长的权力。原来锁在柜子里的钥匙，现在挂在总统腰上。
- **人事执行**：2018 年他把女婿阿尔巴伊拉克（Berat Albayrak）任命为财政部长；2019 年 7 月，央行行长切廷卡亚因为不肯降息被直接免职——这是 2001 年央行独立法案之后，第一次有行长因为「不听话」被炒。此后四年里换了五任行长，其中阿格巴尔（Naci Ağbal）2020 年 11 月临危受命、把利率从 10.25% 加到 19% 稳住局面，结果**上任四个多月就被免职**——因为他加息加得太认真。

每一次撤换，市场都读出同一个信号：**戒酒者把工资卡要回来了**。外资本币化比例、里拉存款比例应声下滑，人们对「明天钱还值钱吗」的信心一点一点漏掉。独立这个承诺一旦被证伪，重建的成本远高于拆掉的成本——这是第十章的主题。

到 2021 年，锁拆完了，钥匙到手了。接下来发生的，就是把「利率是万恶之源」这句口号，原样执行成政策。那是一场经济学史上罕见的、当着全世界的面进行的公开实验——这就是下一章。

第六章 · 降息抗通胀的怪论

2021 年 9 月，土耳其开始了一场经济学史上罕见的公开实验。实验假设由总统本人宣布：**「利率是万恶之源」**，高利率不但不能治通胀，反而制造通胀；要压物价，就得降息。实验操作：把基准利率从 19% 一路砍，2021 年底砍到 14%，2022 年在通胀冲上 80% 的途中继续砍到 9%，2023 年初砍到 8.5%。实验结果全世界都看到了：里拉崩盘，物价起飞。这一章要回答的不是「他错了」——这太便宜——而是**这套理论错在哪一步**，因为它的前半截居然有一点真的。

这套理论里那一点「真」

埃尔多安的逻辑链条是这样的：利率是企业的一项成本，借钱要付利息，利息高 → 成本高 → 商品价格就得定得高 → 所以**加息本身在推高物价**。反过来，降息降低企业成本，东西就该便宜。

注意，这不是纯胡扯。学术上真有个东西叫成本渠道——利率确实会作为企业融资和库存成本的一部分传导到价格里，在一些新兴市场研究里能找到它的影子。埃尔多安的错误不在前半截，而在于他把一条**又细又慢的支流**当成了整条河。

主流渠道——需求渠道——的力气大得多，而且方向相反。降息让借钱变便宜，企业贷款扩张、居民贷款消费，全社会总需求膨胀；钱多货少，物价上涨。成本渠道顶多是「企业每件货省几毛钱利息」，需求渠道是「所有人手里突然多出一堆便宜的钱去抢同样的货」。两个渠道同时存在，但**量级差着一个数量级**，净效果永远是降息推升通胀。这就是为什么一百年来没有一个央行靠降息治好过通胀。

真正的杀招：实际利率被捅穿成负数

但上面的争论还只是「降息方向对不对」。土耳其实验最致命的地方，在另一个概念上——实际利率。

你存银行的利率是名义利率，比如 14%。但你真正赚到的购买力，要扣掉物价上涨的损耗：**实际利率 $\approx$ 名义利率 - 通胀率**。这个关系叫费雪效应。通胀 85%、利率 14%，意味

着你把钱放银行一年，名义上多了 14%，购买力却缩了将近一半——实际利率是 **-70% 左右**。

大白话

大白话：实际利率是负的，等于银行倒贴钱求你借钱。借钱一年，还的钱按购买力算比借的还少——借钱本身就是赚钱。这时候正常人的反应是：能借多少借多少，借来立刻换成房子、汽车、美元、黄金，反正不能拿着里拉。

深负实际利率会同时引爆两颗雷。第一颗是**需求爆炸**：借钱等于赚钱，信贷狂飙，企业和居民疯狂提前消费、囤实物资产，物价被需求硬顶上去。第二颗是**汇率崩盘**：持有里拉每年稳亏 70% 购买力，外国资本出逃、本国居民换美元，没人愿意拿里拉——里拉对美元的汇率就得跌，跌到跌出足够的「升值预期」来补偿这个亏损为止。而汇率一跌，进口货涨价，通胀更高，实际利率更负……两颗雷互相引爆，这就是 2021 年底土耳其经历的正反馈死亡螺旋。

实验全程实录

2021 年 9 月到 12 月，央行四个月连续降息，里拉兑美元从 8.5 崩到 12 月 20 日盘中的 18.4——**一国货币三个月腰斩**。政府被迫在当天夜里祭出一个绕开加息的怪招：「汇率保护存款（KKM）」——存里拉，如果到期时汇率跌得比利息多，财政给你补差价。里拉当晚暴力反弹，但代价是：汇兑风险从私人头上搬到了国库头上。到 2023 年，KKM 的规模滚到超过 1200 亿美元，成了财政脖子上的定时炸弹。

埃尔多安还给实验加了一层宗教论证：他反复援引伊斯兰教义中对利息的禁令（「nas」），说自己是「只要我还在任，利率就会一路降」。这让政策批评变得危险——反对降息等于反对信仰。技术讨论的空间被进一步压缩。

回头看，这场实验几乎像是为了验证费雪效应而设计的对照组：同一个央行，前任行长加息到 19% 时汇率趋稳、通胀回落；换人降息后汇率崩盘、通胀翻四倍。变量只有一个，结论没法更干净。教科书要再找这么完整的「错误示范」，恐怕不容易了。

但还有一层传导我们没拆开：汇率跌，为什么物价一定跟着涨？土耳其明明不是小国，自己也有工厂有农业，为什么对本币贬值这么敏感？答案是它经济身体里埋着的几根血管——能

源、外债、进口中间品。下一章拆这几根血管。

第七章·里拉自由落体

第六章讲了降息引爆的两颗雷，其中一颗是汇率崩盘。这一章拆一个更细的问题：里拉贬值，为什么必然变成国内物价上涨？有人可能想：贬值而已，外国货贵一点，国产货不就行了？土耳其的答案是：**不行，因为它的经济身体里埋着三根「外汇血管」，每一根都在把汇率的下跌直接注射进物价。**

血管一：能源——几乎一滴油都不产

土耳其的石油和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在 90% 以上。这意味着：全国的卡车、公交、工厂、发电站、冬天取暖，烧的都是用美元买的能源。里拉对美元跌一半，等于全国的燃料账单翻一倍——而且无处可躲，没有哪个出租车司机可以改用「国产汽油」。

能源是通胀里最恶毒的一种输入，因为它是**所有商品的成本**：面包要烤、面粉要运、化肥要天然气。能源涨价不是涨一个品类，是给整个物价体系做一次全员加薪——反方向的。2022 年俄乌战争后国际油价本来就翻倍，叠上里拉崩盘，土耳其相当于被汇率和油价两头夹击。

血管二：美元债——企业资产负债表上的雷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欧美利率低到接近于零，全世界的廉价美元往外涌。土耳其企业大规模借美元和欧元债——利率比里拉债便宜得多。到实验开始前夕，土耳其企业部门的净外币负债折合**超过 1000 亿美元**。

这些企业的收入是里拉，债务是美元。里拉一贬，债务按本币算就膨胀：贬 50%，还债负担就重 50%。于是企业面前只有三条路：提价（把损失转嫁给消费者）、裁员、或者倒闭。大部分能提价的企业选了提价——通胀再添一把柴。**贬值在这里变成了一台强制提价机**，而且企业越惨、提价越狠，因为不提就死。

血管三：进口中间品——「国产货」里的进口成分

这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根。土耳其有强大的制造业——纺织、家电、汽车配件、食品出口都很有名。但「国产」是个错觉：土耳其出口的服装，布料和染料有相当比例靠进口；出口的冰箱，压缩机和钢板是进口的；就连面包，种小麦的化肥和农机柴油也是进口的。现代制造业是一张全球网，没有一个环节能脱离美元计价。

经济学家用汇率传导率来衡量这件事——本币贬 10%，国内物价最终跟涨百分之几。多数发达经济体这个数字只有 1% 到 5%，而土耳其的研究估计在 **15% 到 25%**，位居世界前列。也就是说，里拉每贬 10%，土耳其物价几个月内自动跟涨两个点上下，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决定」涨价。

大白话

大白话：里拉贬值对土耳其不是「出口更便宜」的好消息，而是全身静脉注射。能源、还债、原材料三根血管一起往物价里灌。这就是为什么在土耳其，「汇率跌了」和「物价要涨了」几乎是同一件事，只隔几个月时差。

那出口和旅游业不能对冲吗？

能对冲一点，但远远不够。贬值确实让土耳其的度假村和纺织品变便宜了，2022 年旅游收入创了纪录。但算总账：旅游业一年几百亿美元，而能源进口一年就是近千亿美元的账单，再加上到期要还的美元债——**贬值带来的进项，填不平贬值造成的窟窿**。土耳其常年贸易逆差和经常账户逆差，逆差本身就意味着它每时每刻都在净流入商品、净流出偿债需求，越贬值越被动。

更何况，低利率加负实际利率的环境里，出口商拿到的外汇也不愿换成里拉——拿在手里等贬值更划算。央行想稳汇率就得烧自己的外汇储备，外储从 2019 年起被烧成了负数（扣除掉跟本地银行的掉期借入后，净储备一度是负的数百亿美元）。救火的水枪里，水也是借来的。

到 2022 年，三根血管全开，物价全面起飞，官方通胀 85.5%。数字很大，但数字只是体温计。高烧里的人是怎么活的？下一章去伊斯坦布尔的菜市场、金店和房产中介里看看。

第八章 · 85% 的日子怎么过

官方通胀 85.5%、民间估算 176%——上一章末尾我说，数字只是体温计。这一章看看高烧中的人。2021 到 2023 年的土耳其，给全世界上了一堂「通胀社会生存学」的公开课：当货币不再是可靠的容器，整个社会会自发长出另一套容器。

第一反应：逃离里拉

通胀时代人人都要回答一个问题：钱放哪？土耳其人给出的答案五花八门，但方向一致——**不放里拉**。

美元化。银行体系里，外币（主要是美元和欧元）存款的占比一度超过全部存款的一半。一个欧元区的希腊人存款用欧元不稀奇，但一个收入全是里拉的土耳其人把存款换成美元，性质完全不同——那是对本国货币的投票：**我不信**。美元化有个恶性循环属性：越多人换美元，里拉越跌；里拉越跌，越多人换美元。

黄金。金饰店在土耳其本来就是民间银行，通胀年代生意爆火。2022—2023 年土耳其黄金进口屡屡创纪录，多到扭曲了贸易数据——政府后来不得不限制黄金进口，因为它正在吸走宝贵的外汇。普通家庭的逻辑朴素得可爱：里拉会蒸发，金子不会。

实物囤积。负实际利率下（第六章），借钱买东西等于赚钱。于是汽车、家电、手机成了「硬通货」——买一辆车的保值效果比存钱好得多。二手车价格一度涨到接近新车，房地产市场在通胀最凶的 2022 年出现诡异繁荣：不是因为有更多人想住房子，而是因为房子是最顺手的大号存钱罐。

加密货币。土耳其的加密货币采用率常年位居全球前列，里拉越贬，交易所生意越好。对年轻人来说，这既是避险也是绝望中的彩票。

大白话：货币有四个功能——记账、交易、储值、定价。通胀 85% 时，里拉只剩「交易」这一个功能还活着：大家还用它买东西，但买完立刻脱手，绝不过夜。记账改用脑子里的美元汇率，储值改用金子房子。一种货币死掉不是从「没人用」开始的，是从「没人愿意持有」开始的。

第二反应：追价，永远追不上

政府的应对是猛加最低工资：2022 年 1 月加了 50%，年中扛不住又加了约 30%；2023 年初再加约 55%。单看名义数字相当慷慨，但通胀 85% 的环境里，一加完工资物价就追上来吃掉涨幅。底层劳动者面对的是实际工资——扣掉物价后的购买力——的过山车：每次加薪后短暂喘口气，几个月后又被物价甩开。退休人员和拿固定收入的人最惨，他们没有谈判筹码，只能看着养老金变薄。

社会层面还出现了一个隐蔽的再分配：**通胀是一场从「债权人」到「债务人」、从「固定收入者」到「资产持有者」的财富大搬家**。有房有车有美元的人，资产跟着物价水涨船高，甚至因为负实际利率而负债自动缩水；拿死工资、存里拉的人，被安静地洗劫。这就是为什么通胀高企的社会，贫富差距几乎必然恶化——它本身就是一台再分配机器，只是不写在任何税法里。

第三反应：不再相信数字

通胀摧毁的最后一样东西是统计本身。官方统计局 TÜİK 公布的 85.5%，民间机构 ENAG 算出来是 176%。老百姓不需要看报告，菜市场 and 房租合同天天在告诉他们真实的数字——而当官方数字和体感的差距大到这种程度，受伤的不只是统计局的信誉，而是「共同事实」本身。

为什么官方数字会系统性偏低？方法之争（房租的统计口径、抽样篮子）是一部分；但更直白的原因是激励：政府合同、公务员工资、很多指数化支付都挂官方 CPI，**数字报低一个点，财政就少付一大笔**。当统计数字变成一项财政支出，它的中立性就很难保住了。连统计都失去公信力，社会的「温度计」就坏了——所有人都知道在发烧，但没人同意烧到几度，政策争论也就失去了地基。

到 2023 年 2 月，南部大地震又把近千亿美元的重建账单砸在财政上，5 月大选前政府继续降息撒钱。高烧、失血、还在狂奔。通胀至此已经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而是渗透进每一份合同、每一次谈判、每一晚睡眠的社会状态。为什么通胀这么容易「住下来不走」？下一章讲那个让所有央行行长夜里睡不着觉的机制：螺旋。

第九章 · 螺旋为什么会自转

到 2023 年，土耳其出现了一个让政策制定者绝望的现象：就算最初的火星（降息）暂时停一停，通胀照样烧。为什么？因为通胀已经在社会肌体里长出了自我维持的器官。这一章讲这两个器官——**工资-价格螺旋**和**指数化**——它们是所有失控通胀真正的发动机。

螺旋：每个人都在合理地把通胀「焊死」

回到第二章的公式：物价 $\approx$ 钱 $\times$ 流转速度 $\div$ 商品。印钞和降息管「钱的数量」，但还有一根管子在人们脑子里：**预期**。当所有人都预期明年物价涨 60%，会发生什么？

工人谈工资时要求至少加 60%——不加就是实际减薪，非常合理。企业答应了 60% 的加薪，成本涨了 60%，定价就得加 60%——不加就是亏本，也非常合理。房租、合同、学费，统统按「预计涨 60%」来签。结果明年物价真的涨了 60%——不是因为谁印了新钱，而是**因为所有人都提前按 60% 行动了**。预期自己实现了自己。这就是**工资-价格螺旋**：工资追物价，物价追工资，谁也说不清鸡和蛋，因为转起来之后不需要鸡和蛋了。

大白话

大白话：螺旋期里，涨价不需要理由，只需要惯性。就像一列失控的火车，最初是谁松的刹车已经不重要了——现在每一节车厢的乘客都在按「车会一直冲」来安排动作，而这些动作本身让车停不下来。

指数化：给螺旋装上自动变速箱

通胀持续得够久，社会会自动发明一种「和平条款」：懒得年年吵了，直接把工资、房租、合同跟通胀率挂钩，到期自动调。这叫**指数化**。土耳其到了 2022 年，最低工资一年调两次、公务员薪资半年一调、房租续约按官方 CPI 封顶公式走——大半个经济的合同都装上了这根自动连杆。

指数化对单个家庭是救生圈——不被通胀淹死；但对整个经济体，它是**把过去的通胀复制粘贴到未来**的机器。今年涨 60%，明年所有挂钩合同自动 +60%，物价想掉到 60% 以下都

难，因为全社会的成本结构已经被「去年的 60%」锁死了。经济学家管这个叫通胀惯性。这就是为什么巴西在 1980 年代、土耳其在 1990 年代，通胀能几十年烧个不停——燃料早就不靠政府印钞了，靠惯性。

所以指数化是个陷阱：**它降低了通胀的痛感，也就拆掉了治通胀的民意基础**。如果大家都被指数化保护得好好的，谁还愿意支持那种必须制造衰退才能压通胀的紧缩政策？

打断螺旋为什么这么疼

理解了螺旋，就理解了为什么央行行长的工具箱这么残酷。螺旋靠预期自转，要打断它只有一招：**证明给所有人看，「物价会一直涨」这个预期是错的**。而证明的方式只有一种——把利率加到通胀之上，让借钱变贵、需求冻结、企业不敢涨价、工人不敢要价，用真实的经济疼痛换取预期的逆转。

这就是 1980 年代初美联储主席沃尔克干的事：把利率加到 20%，生生造出一场大衰退、数百万失业，才把美国焊死了十年的通胀预期砸碎。沃尔克今天被供在央行的神坛上，但当年他是全美国最招人恨的人——农民开着拖拉机围了美联储大楼。**打断螺旋的代价从来由活人支付，而且必须疼到人们重新相信「物价会稳」为止。**

土耳其的处境比沃尔克更糟：沃尔克只需要扭转预期，埃尔多安时代后期的央行却连「我想加息」这句话都不被允许说。预期管理的前提是有信誉的嘴，而这张嘴四年被换了五次。螺旋越转越稳，民意对紧缩的耐受越磨越薄，时间越拖，将来要付的「沃尔克式代价」越大。

2023 年 5 月，埃尔多安赢下了大选——在通胀 40% 多的年头里赢下大选，本身就是政治奇观。然后，几乎一夜之间，他掉头了。新财长、新央行行长、暴力加息。那个曾经宣称「利率是万恶之源」的人，开始亲手执行他曾经称之为「叛国」的政策。为什么？以及，掉头有多难？下一章。

第十章 · 急转弯的代价

2023 年 5 月 28 日，埃尔多安在通胀 40% 多的年月里赢得连任。十天后，他任命了新财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Mehmet Şimşek）——一位以正统经济学著称的前美林策略师；6 月又任命了土耳其首位女央行行长哈菲泽·盖耶·埃尔坎（Hafize Gaye Erkan）。希姆谢克上任第一句话就值得写进史书：「土耳其别无选择，只能回归理性轨道。」——这等于官方宣布：过去两年的实验，是**非理性的**。

掉头：从 8.5% 到 50%

接下来的操作是教科书式的暴力纠偏。利率从 2023 年 6 月的 8.5%，一路加到 2024 年 3 月的 **50%**——十八个月，4150 个基点，现代央行史上最猛的紧缩周期之一。配合的动作还有：逐步拆掉 KKM 这颗财政炸弹（规模从 1200 多亿美元的峰值一路压到接近于零）、放开被行政手段摠住的价格和汇率、重建外汇储备。

埃尔多安本人的态度转变耐人寻味：他没有认错，只是不再谈论利率。集会演讲里「利率是万恶之源」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我们会一起战胜通胀」。政治人物的掉头从来不说「我错了」，只说「现在情况不同了」。但行动是诚实的：新央行行长要加息，总统不拦了——第五章里那把被拿走的钥匙，又被悄悄还了回去（虽然锁还是坏的，行长随时仍可被撤）。

代价账单：为什么「晚了两年」这么贵

纠偏的药方对，但药效又慢又疼，这正是拖了两年的代价：

第一笔账：通胀退得极慢。第九章讲的螺旋和指数化不会因为加息立刻停转——合同已经按 80% 签好了，工资谈判锚定的是「去年的通胀」。所以尽管利率在 2024 年 3 月就到了 50%，通胀还先惯性冲到 2024 年 5 月的 75% 才见顶，之后以每个月零点几个百分点的速度往下磨：2024 年底约 47%，2025 年磨到 31% 上下，2026 年年中还停在 32% 左右，央行在 2026 年 8 月把年底预测上调到 28%——**从 8.5% 加到 50% 只要十八个月，把通胀从 85% 磨回 30% 上下要三年，磨回 20% 以下可能还要再几年。**不对称得残酷。

第二笔账：真实的经济疼痛。50% 的利率意味着房贷、企业贷款全面冰冻，中小企业成片承压；里拉存款利息看着高，可通胀还在 30%—40%，普通人依然是负实际收益。紧缩的苦由全社会吃，而实验的甜头两年前已经被少数人吃完了——这就是「时间不一致性」结出的果。

第三笔账：信誉是易碎品。2025 年 3 月，伊斯坦布尔市长伊马姆奥卢被捕引发政治地震，外资再度出逃，央行被迫把已经降到 43% 的利率又加回 46%，烧掉几百亿美元外储才稳住里拉。这个插曲把脆弱性暴露无遗：**市场信的是「总统不管央行」这个行为，而总统随时可以反悔。**一句话、一纸逮捕令，就能让两年的紧缩成果漏掉一大块。信誉的重建以年计，崩塌以小时计。

到 2026 年：烧退了，但人还虚

到今天（2026 年秋），情况可以这么总结：高烧退了——从 85% 到 32% 上下，利率也从 50% 逐步降到 37%，2026 年年中以来一直按兵不动地观望。但体温离正常还差得远：通胀仍是发达国家的十倍上下，央行的官方预测还在往上修（8 月刚把 2026 年底调到 28%）；美元化退了一半又停住，老百姓的金镯子和美元账户没有换回来；里拉还在以「可控爬行」的方式慢慢贬。土耳其走出了抢救室，还在康复科，而且主治医生头上悬着一柄「总统随时可以换团队」的剑。

大白话

大白话：治通胀最难的不是药方——药方全世界都一样：独立央行、高利率、财政纪律。难的是「让所有人相信你会把药吃完」。土耳其 2001 年用一场崩盘换来了这种相信，撑了十年；2021 年亲手砸了它；2023 年起想再买回来，发现价格翻了好几倍，而且不接受分期付款。

回头读这本书的时间线，土耳其其实把同一个实验做了两遍：2001 年证明了正统政策灵，2021 年证明了反着来不灵。人类历史上做这种「双向对照实验」的国家不多，但不是没有。下一章把土耳其放进更大的相册里——魏玛、津巴布韦、阿根廷——你会看到同样的配方反复出现，也会看清土耳其真正的特殊之处在哪里。

第十一章·土耳其不是特例

把土耳其放进恶性通胀的相册，先看三张最著名的照片。它们各有惨烈之处，而合在一起看，你会认出同一个配方——也会看清土耳其真正的特殊之处。

魏玛德国：通胀作为战争账单的延期支付

1923 年的德国是恶性通胀的祖师爷：物价最高峰时**每三四天翻一倍**，工人一天领两次工资、中午飞奔去换成面包，钞票当柴火烧比买柴还便宜。标准叙事是「印钞机疯了」，但真正的因果链是：一战的巨额军费靠发债和印钞支撑，战败后又背上天文数字的赔款；政府不敢对选民收破产级的税，央行（德意志帝国银行）不独立，只能印钱填窟窿。**印钞是果，不敢付账的财政才是因**。1923 年 11 月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出台、央行获得独立性，通胀几天内就停了——证明刹车一直存在，只是没人被允许踩。

津巴布韦：印钞遇上生产崩溃

2008 年的津巴布韦把数字推向了荒诞的极致：月通胀率一度达到**百分之七百九十六亿**（这是官方序列里的数字，你没看错），后来干脆发行 100 万亿面额的钞票，最后于 2009 年直接废弃本币、改用美元。它的配方比魏玛多一味：激进的土地改革摧毁了农业生产力，商品产出崩了——回到第二章的公式，分母（商品）塌了的同时，分子（钱）还在指数级膨胀。**通胀最猛的版本，永远是「印钞」叠上「生产崩溃」。**

阿根廷：慢性通胀博物馆

如果魏玛和津巴布韦是急性死亡，阿根廷就是土耳其的一面镜子：**富裕过的中等强国，通胀几十年不愈**。从 1940 年代庇隆主义开始，财政赤字—央行买单一货币贬值—通胀—货币改值删零，这套循环阿根廷玩了七八轮，钞票上的零删了十三个。2023 年通胀冲到 211%，把激进自由派米莱选上了台；他用「电锯式」紧缩——砍掉一半部委、财政立刻转盈——把月度通胀从 25% 压到个位数低段。阿根廷证明了第九章的道理：**打断螺旋永远疼，但拖得越久越疼。**

同一个配方，三种浓度

三张照片加上土耳其，配方惊人地一致：

1. **政府花的比收的多**（战争赔款 / 财政民粹 / 补贴与福利），缺口最终落到央行头上；
2. **央行不独立**，钥匙在政客手里；
3. **信任崩塌后通胀自我加速**——美元化、指数化、囤积，全民逃离本币；
4. **结局只有两种**：换币 + 制度重建（魏玛、津巴布韦），或者暴力紧缩 + 信誉重建（沃尔克的美国、米莱的阿根廷、2001 年的土耳其）。没有第三种。

所以「通胀到底怎么回事」的终极答案是：**通胀在表层是货币现象，在底层是制度现象**。印钞机只是执行器，真正的病根永远是那个「不敢付账、又不肯松手」的政治结构。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界有句半开玩笑的话：通胀没有经济学疗法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政治疗法解决不了的。

土耳其的特殊性：唯一「双向实验」的国家

那土耳其为什么值得单独写一本书？因为它做了一件相册里其他国家没做过的事：**它在一代人的时间里，把实验的正反两组都做了。**

魏玛和津巴布韦没治过好自己的病（一个靠外力改币、一个直接弃币）；阿根廷治了又犯、犯了又治，但那是几十年里不同政府的接力。土耳其是同一个国家、同一批制度记忆，先在 2001 年用独立央行和财政纪律把五十年的病压回个位数（证明了药方灵），又在 2021 年亲手把药方撕了、反着抓药（证明了反方不灵），2023 年再掉头（正在重新验证药方的价格）。变量干净得像实验室设计：**差别不在资源、不在地理、不在国民性，只在「印钞机的钥匙在谁手里」这一条。**

这让土耳其成了全世界最珍贵的对照组。它用 85% 的通胀、腰斩的货币和一代人缩水的积蓄，替所有国家重新确认了一遍那个朴素到无聊的结论。这个结论是什么，怎么用它判断「下一个土耳其」？最后一章收束。

第十二章 · 如果重来一次

最后一章，把整本书的答案收拢，然后回答书名里的那个问题：**土耳其的通胀，到底怎么回事？**

一句话答案

土耳其的通胀不是天灾，不是外国势力，也不是「经济规律」的例外。它是**一个人为拆除了刹车装置之后，正常运行的物理过程**。钱的数量、流转速度、商品产出——第二章的公式从头管用到尾，没有任何一章需要引入玄学。真正特殊、真正值得写一本书的，是「拆刹车」这个动作：它不是无知（2001 年他们亲手证明过刹车怎么用），不是被迫（没有任何外债违约逼着他们降息），而是**在证据齐全的情况下，用政治权力压倒了经济规律**。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通胀的底层是制度现象。规律一直在那儿，问题只是：谁有权无视它，以及无视多久。

如果重来一次：2021 年 3 月那个晚上

历史不给 if，但土耳其的案例干净到允许我们做一次思想实验。2021 年 3 月 19 日夜里，如果埃尔多安没有免掉阿格巴尔——那位刚把利率加到 19%、刚刚稳住汇率的行长——会发生什么？

大概率是：利率维持在 19% 上下，里拉温和承压（当年全球都在通胀，土耳其不会独善其身），通胀可能爬到 20%—30%，难受，但可控。不会有三个月腰斩的汇率，不会有 85% 的物价，不会有 KKM 这颗千亿炸弹，不会有 50% 利率的暴力纠偏，不会有老百姓金店里排队买保值金镯子的那几年。**一个晚上的人事决定，与之后四年全民财富缩水的差距，大约就是「独立央行」这四个字的价格**。这本书所有章节的重量，最后都压在这句话上。

给读者的三件工具

读别人的通胀，是为了防自己的。从土耳其身上可以拆出三件能带走的工具：

工具一：看钥匙，不看口号。判断一个国家的通胀前景，别听政客怎么谈物价，看一件事：央行行长能不能对总统说「不」而不丢饭碗。行长任期、撤换记录、财政赤字有没有央行买单——这三个公开信号比任何 GDP 报告都诚实。土耳其 2019 年第一次因「不肯降息」炒行长时，2022 年的通胀就已经写好了。

工具二：盯住实际利率，不看名义利率。「利率 14%」听着很高，通胀 85% 时它是 -71% 的倒贴。任何让你心动的「高息存款」「高息债券」，先减掉通胀再看。这条在个人理财里同样成立——名义收益是 marketing，实际收益才是物理。

工具三：通胀一旦扎根，时间表按年不按周。看到「某某政府宣布三个月战胜通胀」，可以直接判断为假话——螺旋和指数化决定了惯性刹不住。真话长这样：「利率要高于通胀、要扛一两年衰退、财政要真省钱」。土耳其从 2023 年掉头到 2026 年还没退烧完毕，就是真话的时间尺度。

回到那杯红茶

我们从伊斯坦布尔的一杯红茶开始。现在你知道了，那只卖 1 里拉的芝麻圈烧饼涨到 20 里拉，不是因为面包师傅变坏了，也不是因为面粉变稀有了——它是一连串可追溯的决定的终端显示器：财政花钱、政客伸手、行长被炒、利率被摠、汇率崩塌、三根外汇血管全开、螺旋自转。每一步都有人做决定，每一步都符合当时掌权者的短期理性。

经济学的教科书爱把通胀写成「现象」，像天气一样降临。土耳其用半个世纪、尤其是最近这五年，证明了它更像「作品」——一群人一笔一笔画出来的。这既是坏消息，也是好消息：坏消息是画笔一直在政治手里；好消息是，既然是人画出来的，人就可以换一支笔。2001 年的土耳其换过，2023 年的土耳其正在换。

下一次你在新闻里看到某个国家的总统怒斥央行「利率太高」，你大概会微微一笑：你认得这个开头，也知道它的结尾。这，就是这本书想给你的全部。